

大航海時代來華西人 記敘中的中國女神

顧衛民*

媽祖信仰與航海有關，也是人類感情中對母親深刻的依戀在宗教生活中的反映。關於第一層的涵意，曾任澳門海事博物館館長的沙華士（Rui Vasco de Vasconcelos e Sá Vaz）曾說：

在好奇心的推動之下，為尋找一些不可知的事物的真相，人們一旦決定了離開慣於生活的土地，投身於汪洋大海中的探險，面對他們的是天與海帶來的不能預測的危險。在這種環境底下，當風暴或災禍出現時，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尋求神靈的庇佑。

所以，我們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在海上生活的人，是特別信奉宗教的。因為面對海上的種種危險，他們相信神能幫助他們對抗困難。⁽¹⁾

關於第二層涵意，即人類宗教中對母性的崇拜，在東西方的宗教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佛教中的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阿彌陀佛的左脅侍，“西方三聖”之一，這位大慈大悲的菩薩在中國寺院中的塑像常作女相。女觀音的造像約始於南北朝，盛於唐代以後。而在此以前，西域和西藏地方早已流行觀世音的崇拜。

在西方，羅馬天主教會特別重視對聖母的禮敬。有學者認為對聖母禮敬的傳統可能起源於東方

諸宗教，尤其是埃及宗教中的伊西斯（Isis）女神。筆者曾在梵蒂岡博物館看到古代埃及和波斯地區的石刻伊西斯神像，這位多乳房的女神在基督教興起以前曾經是東部地區人民風行崇拜的生殖女神，在希臘的以弗所的伊希斯神廟，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到了公元2世紀時，基督教教父作家愛任紐（Irenaeus?, 140-220）對聖母的崇拜作出了神學上的解釋，他稱“聖母是救贖的根由”。人類始祖亞當聽信夏娃而與天主不和的罪孽，由於瑪利亞而得到補贖，因此，瑪利亞是第二夏娃；由於瑪利亞，人類與天主重歸和好。⁽²⁾到第5世紀，東部教會主教巴西利烏斯（Basilus of Seleukia, + 468）稱聖母為“女中保”（Mary, Mediatrix）。而12世紀的早期經院哲學家伯爾納（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索性說：天主願意教友的每一件東西都經由聖母才能獲得。⁽³⁾必須指出，有時神學家的思想並不能代表或引導教會的宗教生活，對聖母的敬拜，主要是由於人民群眾經久不衰的熱忱才能得以維繫。所以具有權威性的天主教《神學辭典》指出：

民間對聖母的敬禮，雖然不一定經過嚴格的神學思考，它們對聖母學的貢獻卻有着不容忽視的價值。聖母學的歷史清楚指明，對瑪利亞的某些信念（如無原罪、昇天等）是怎樣從民間的熱

*顧衛民，1961年12月出生於上海，現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宗教學會理事，華東師範大學近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又任意大利史科學委員及米蘭國際關係史學會會員，主要著作有：《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1996年，上海）；《基督教傳華全史圖集》（1995年，臺灣）；《剛恆毅在中國》（1998年，意大利）；《中國天主教編年史（635-1949）》（2003年，上海）；《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唐、元、明、清時期）》（2003年，香港）；《近代中國基督宗教藝術發展史》（2006年，香港）。現為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問學者。

心敬禮開始的。當民間的敬禮早已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神學家們才恍然察覺到它的重要性，而不得不考慮反省它們的神學意義。⁽⁴⁾

到16世紀宗教改革的時候，對聖母的禮敬受到沉重的衝擊。新教的宗教改革家們堅決反對對聖母的崇拜，他們的依據是《聖經》上認為“天主祇有一個，而天主與人類的中保也祇有一個，那就是降生為人的基督。”而同一時期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羅馬教會竭力維護對聖母的禮敬，稱它為“聖傳”（即神聖的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指出，16世紀以歐洲來到遠東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無一不懷有那個時代的深刻的虔敬；新教越是反對禮敬聖母，他們對聖母的禮敬越是誠摯而堅韌。⁽⁵⁾

那麼，當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這塊異邦的土地時，他們是如何記敘中國人的女神崇拜和信仰的呢？

較早對中國人的女神崇拜留下文字記錄的西方人是西班牙奧斯定會士拉達（Martin de Rada）。拉達於1533年6月20日出生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納瓦列（Navarre）首府旁布羅納（Pamplona），早年去巴黎大學和薩拉曼卡大學求學，擅長於數學、天文、地理和語言，1553年8月入奧斯定會，1546年2月參加了以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出發的遠征菲律賓的傳教團，成為最早抵達菲律賓的天主教傳教士。拉達是最早訪問福建的西班牙奧斯定會士，留下了著名的《出征福建記》以及《記大明的中國事情》，其中留下了關於福建沿海地區中國人觀音及媽祖崇拜的記錄。他這樣寫道：

但他們（中國人）最禮拜的叫做觀音的女人，她是一個叫做莊王（Toncou）的國王的女兒，按他的方式過着獨身和聖潔的生活。然而航海家偏愛的一個女人叫娘媽（Nemoa），生於福建省興化附近的叫做莆田（Puhuy）的村莊。他們說她在無人居住的湄州島（Vichin，他們說那裡有馬）過着獨身的生活，島距海岸有三里格。⁽⁶⁾

另一本記載同樣內容的書，是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門多薩（J. G. de Mendoza）的名著《大中華帝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Situation Thereof*）。此書於1585年首版於羅馬。那時利瑪竇才剛剛進入中國三年，因此出版的時間非常早。門多薩沒有到過中國，他的書是根據《馬可波羅遊記》以及早期來遠東的一些傳教士的記錄寫成的，因此其中訛誤不少。但這畢竟是當時歐洲瞭解中國的少數幾本較為詳細的書籍之一，在西方認識東方的歷史上有重要的價值。他書中關於中國人崇拜觀音和媽祖的描寫，顯然參考了拉達的記錄，但是更為詳細：

下一個叫觀音（Quanina），莊王（Tzonton）的女兒；莊王有三女兒，兩個已婚，第三個即觀音，他也要她嫁人，但她絕不同意，說她已向天起誓要過聖潔生活。因此她的父親國王十分生氣，把她關進一處像寺院的地方，要她在那裡搬運柴、水，進行營作並打掃那兒的一座菓園。中國人講了許多有關這個女孩的故事，簡直可笑，如說猿猴下山來幫助她，神仙怎樣把水送給她，天上的鳥兒用嘴清理她的菓園，而且巨獸出山給她送柴。她的父親發現這些，認為她是用妖術或某種魔法（這是很可能的）行事，就命令放火燒她住的房子。這時她看到因她之故房子要給焚燬，她想用別在頭髮上的一根銀針自戕。但這當兒，天突然降下傾盆大雨，把火撲滅。於是，她離開那裡，藏到山裡修煉苦行，過着聖潔生活。而她的父親因對她犯下了大罪和惡行，遭到報應，變成癲瘋病人，滿身蛆蟲，以致無醫可治，因此他被迫去找他的女兒來治病（這是神靈啟示他的）。然後，她父親得到救治，求她寬恕，十分懺悔以前之所為，對她禮拜。她看到這個，拒絕她父親的禮拜，而把一尊菩薩放在他面前，她讓他拜菩薩不拜她，然後她逕直返回山裡，虔誠修行而死。他們把她當作一位大聖人，向她禱告，求她寬恕他們在天之罪，因為他們相信她在天上。

此外，他們有另一個叫做娘媽（Neoma）的聖人，生在福建省（Ochiam）的Cuchi城。他們說

她是該城一位貴人之女，不願結婚，而是離開她自己鄉土，到興化（Ingoa）對面的一個小島上去，過着貞節的生活，表現了很多的奇迹。她們把她尊為聖人的原因如下：中國皇帝的一名將官，叫做康波（Compo），被派去跟那兒不遠的一位國王打仗。剛好他乘船來到莆田（Buym）下錨，準備離開時，他要起錨，但怎麼都不能移動它；他十分驚異，往前望去，祇見這位娘媽坐在錨上。於是，這員將官向她走去，很卑順地對她說，他是奉皇帝的命令去打仗，而假若她是仙，她會告訴他怎樣做最好。她回答他說，如果他要取得對他征伐的百姓的勝利，那他應把她帶去。他按照她說的做了，把她帶到那個國家，那裡的居民是大巫師，把油扔到海上，使得船隻像着火的樣子。這個娘媽施展同樣的法術，破了那些人的妖法巫術，終於，他們的魔法一無所用，更不能傷害中國人。該國的百姓發覺這點，他們便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那位將官認為這是奇迹，可他仍然求她作一件好事，因為事情可能不是那樣，為證實一下他的看法，他好向皇帝報告。他說道：仙女，我手頭這根枯枝，如果你能夠把它變得青蔥茂盛，我要把他當菩薩來拜。就在當時，她不僅把它變綠，還讓它散發異香。他把那根樹枝插在他的船尾作為紀念，因為他一路順風，他歸功於她。所以直到今天，他們把她尊為聖人，在船尾帶上她的像，入海航行者向她獻祭。⁽⁷⁾

幾乎與拉達和門多薩的同時，葡萄牙多明我會克路士（Gaspar da Cruz）從柬埔寨轉道中國來傳教，在1556年冬天，他訪問了廣州。他在廣州的一條河上的小島上看到了一座寺院，其中一座女人的雕像使他聯想到聖母，並由此聯想到多默的故事。他回國以後寫了著名的《中國志》（*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ẽso as cousas da China*），1569-1570年在埃武拉（Évora）出版。他這樣寫道：

在廣州城，有一條很寬的清水河，河中有個小島上面有座他們教士的寺院。我在這座寺院內

看見一個修得漂亮的高大禮拜堂，前有幾級塗金階級，木雕而成。堂內是一尊精美的女人像，一個小孩抱着她的脖子，前面點着一盞燈。我懷疑那是基督教的一些形跡，就像在那裡遇到的俗人及幾個偶像教士打聽那女人像是誰，但沒有人能告訴我，也說不清楚。它可能是聖母像，由聖·多默留在那裡的古基督教所製，或者為他們製作的，而結果都通通給忘記了。它也可能是異教的像。因他們相信最高的神明是天，所以表示天的字母是所有字母中的頭一個和最主要的一個。⁽⁸⁾

從他的行文內容來看，克路士記錄的應該是觀世音，而且他很自然地聯想到了天主教中聖母抱着聖嬰的圖像。

其後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等都在信中提到過媽祖信仰的崇拜。從這些記錄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一些歷史的意義：

其一，來華傳教士十分關心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生活，他們為了傳教的需要，仔細地調查過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而記錄中國人對觀世音和媽祖的崇拜，成為他們的歷史敘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他們常常把媽祖和觀世音兩個不同的宗教信仰放在一起加以討論。

其二，他們經常將觀世音的形象與中國古代基督教聯繫起來。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由於印度的發現及果阿傳教基地的建立，耶穌門徒聖·多默（St. Thomas）來到印度和中國的傳說重新活躍起來。葡萄牙人很注意聖·多默在印度的傳說，因為他們要面對印度本地聖·多默基督徒。同時，馬拉巴山洞中的古代敘利亞迦勒底經文中有關於聖·多默來中國的傳說記錄。因此，當西方人面對廣大的中國民眾時，他們會考量基督教是否在地理大發現以前進入中國的問題。另外，印度的聖·多默基督徒，淵源於小亞細亞敘利亞的古代基督教會，那裡是古代東方教會活躍的地方。東方教會極為注重對聖母的禮敬，稱瑪利亞為“神的母親”。當公元5世紀聶斯脫里（Nestorus）提出聖母祇能是作為“人”的耶穌的母親時，遭到了大部分人以及羅馬教宗的

極力反對。因此，古代羅馬教會和東部教會雖有分歧，但對聖母的禮敬是完全一致的。

其三，西方傳教士對中國人崇拜觀音和媽祖，並不反感，也不稱之為“偶像崇拜”，而是很自然地聯想到羅馬教會中的“聖母與聖嬰”。這種現象是人類對母親的普遍的感情在宗教中的反映。正如明末李之藻之言，東方西方“心同理同”。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天主教會的傳教模式是由特蘭托大公會議（Trent Council）的決定確立的，它是一種以歐洲中心論為主的世界觀。但是，當時歐洲人來中國時，卻是沒有對中國人的觀世音和媽祖崇拜加以鏟除；相反，天主教的聖母崇拜與中國人的女神崇拜卻並行不悖，相互容忍。

而這三大女神的會合之處便是澳門。耶穌會學者潘日明神父（Fr. Benjamim Videira Pires）說：

葡萄牙人和中國人在這鄰近的媽閣廟的半島上相遇，共同生活，決非出於偶然。（……）五月初，在媽祖廟舉行的天后節正值葡萄牙的聖母瑪利亞以及聖法蒂瑪節，這難道是一種巧合嗎？（……）福建人把對故土的感情和夾雜着地方色彩的萬物有靈論觀念帶進了澳門，首批遷移至澳門生活的葡萄牙人也同樣如此。他們身不由己地把去臨近海的高山朝拜聖母和對山寄托情懷的習慣也帶進了澳門。上述兩種情況皆出於海洋的，特別是精神上的遊牧生活。（⁹）

筆者於今年4月訪問果阿，在別拉（Pilar）神學院看到一塊1733年的天主教石刻，主人翁並非聖母而另一位重要的教會女性抹大拉的馬利亞。這塊石刻以印度本地風格刻成，抹大拉的馬利亞披着長髮，橫臥猶如臥佛；而最令人驚訝的是左側前方有一塊林伽（Linga），這是印度教中生殖崇拜的象徵，它本身即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¹⁰）眾所周知，天主教是主張禁慾主義的，在其藝術形象的歷史中從未有過生殖器的圖形，這將被視為大逆不道。這件宗教藝術品正是人類內心深處對生殖繁衍的崇拜和對母性的感情在宗教生活中的深刻表達。

【註】

- (1) 沙華士（R. V. S. Vaz），〈澳門海事博物館長沙華士海軍上校的賀辭〉，《澳門媽祖論文集》，1995，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4月出版，頁10。
- (2)(3) 張春申：〈禮敬神母的神學原則〉，岳雲峰：〈禮敬聖母的歷史發展〉，《神學論集》，1989年，頁497-516。
- (4)（臺灣）《神學辭典》，上海天主教光啟出版社，2000年，頁758。
- (5)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自第一世紀至當代》，（香港）海天書樓，1997年，頁366-426。
- (6)(8) R. C. 博克塞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中華書局，1990年7月，頁217-218；頁151。
- (7) 門多薩：《大中華帝國史》，中華書局，1998，頁41-42。
- (9)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74-75。
- (10) 科斯達（Fr. Cosme Jose Costa）：《果凡普里的歷史遺產：別拉神學院博物館物品的研究》（*The Heritage of Govapuri: A Study of the Artifacts in and around the Pilar Seminary Museum*），Pilar Publication, Goa, 2002, pp. 49-51.



澳門書法大師梁披雲先生手書〈聖母畫贊〉